詩書古訓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訓古書詩

（一）

阮元錄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序

萬世之學。以孔、孟爲宗。孔、孟之學。以詩、書、爲宗。學不宗孔、孟。必入於異端。孔、孟之學。所以不雜者。守商、周、以來詩、書古訓以爲據也。詩三百篇。尙書數十篇。孔、孟以此爲學。以此爲教。故一言一行。皆尊奉不疑。卽如孔子作孝經。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每講一義。多引詩、書、以爲證據。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義乎。詩曰某某。卽此也。書曰某某。卽此也。否則尙恐自說有偏弊。不足以訓於人。是周時孔、孟之引訓於詩、書。猶今人之引訓於論語、孟子也。試觀孔子最重孝道。孝道推本文王、周公。是故孝經引詩孝子不匱。聿修厥德。引書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孟子最重性善。性善推本於孔子。孔子推本於詩。是故引烝民秉夷。物則懿德。此最明著。人人皆知者也。又春秋時。列國君卿大夫。引詩、書者。亦皆明著者也。耐何後儒臆造諸說。以擬聖經。若法言以後等書。世人樂講其書。而反荒詩、書乎。元綵詩書古訓六卷。乃總論語、孝經、孟子、禮記、大戴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十經。此十經中。引詩、書、爲訓者。采繫於詩、書各篇各句之下。降至國策。皆引詩、書。極至暴秦雜燒詩、書。偶語詩、書者棄市。動輒族誅殺降。以殺戮爲功德。詩、書所繫。豈不大哉。漢興。祀孔子。詩、書復出。朝野誦習。人心反正矣。子史引詩、書者多存古訓。惟恐不能盡醇。則低寫一格。附之於後。以昔爲斷。蓋因漢、昔以前。尙未以二氏爲訓。所說皆在政治言行。不尙空言也。然此所寫列者。皆古聖賢子史已經引出之訓。其未經引證者。若伏而讀之。訓而行之。引申觸類。章句正極多矣。

道光十六年阮元序於集賢院直廬

昔　家大人撰集十三經經郛一時所采之書未得詳盡且抄胥遺錯不能付刊久藏於篋道光十五六年在京師欲撰詩、書古訓將詩、書二經提出錄成六卷付門下士畢韞齋光琦校定之刪節之增補之遂爲完書道光十九年冬十二月男福祜謹識

詩書古訓卷一上

儀徵阮元錄

詩

尚書舜典。詩言志。

論語泰伯。子曰。興於詩。　季氏。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陽貨。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孟子離婁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禮記王制。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　樂記。詩、言其志也。　經解。溫柔敦厚。詩教也。

荀子勸學篇。詩、書故而不切。

國風

禮記樂記。師乙曰。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

荀子大略篇。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

周南、召南。

論語陽貨。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孔叢子記義。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

漢書匡衡傳。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聖賢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

關雎、后妃之德也。

論語八佾。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儀禮鄉飲酒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淮南子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

韓詩外傳卷五。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道。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　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

漢書杜欽傳是呂佩玉妄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呂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禮記緇衣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列女湯妃有娀傳有娀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其有娀之謂也

漢書匡衡傳孔子論詩呂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呂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呂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鹽鐵論執務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

鐘鼓樂之

論語泰伯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韓詩外傳卷一古者天子左五鐘將出則撞黃鐘而右五鐘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鵠震馬鳴及倮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即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感同聲相應之義也詩云鐘鼓樂之此之謂也　卷五孔子曰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鐘鼓樂之

是刈是濩

爾雅釋訓是刈是濩濩煮之也

服之無斁

禮記緇衣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白虎通嫁娶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春秋左氏襄十五年傳。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覬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衞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荀子解蔽篇。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

淮南子俶眞訓。今矰繳機而在上。罟罾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宜爾子孫繩繩兮。

韓詩外傳卷九。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云。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田子爲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爲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爲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禮記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

墨子尚賢上。文王舉閎天、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

列女楚接輿妻傳。君子謂接輿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言以怠於道也。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春秋左氏成十二年傳。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呂氏春秋報更。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濟濟多士。文王以甯。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

鹽鐵論備胡。好事之臣。求其義。責之禮。使中國干戈。至今未息。萬里設備。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

中論法象。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愼幽微。

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

芣苢、后妃之美也。

列女蔡人之妻傳。女曰。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捋采之。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況於夫婦之道乎。彼无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列女阿谷處女傳。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辨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汝墳、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列女周南之妻傳。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赬尾。王室如毀。雖則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韓詩外傳卷一。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不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詩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之謂也。　卷九。孔子曰。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

邇。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爲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註。鵲巢。詩召南。言鵲有巢而鳩居之。喻晉君有國。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

禮記射義。士以采蘩爲節。采蘩者。樂不失職也。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昭元年傳。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之。其何實非命。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

公侯之宮。

獨斷。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曰。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賦草蟲。註。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

鹽鐵論論誹。堯得舜、禹、而鯀殛驩兜誅。趙簡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詘語曰。未見君子。不知僞臣。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帝報書曰。雖內用克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君子有三憂。弗知可無憂與。知而不學。可無憂與。學而不行。可無憂與。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

說苑君道。惡惡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則百姓之親之亦不能甚。詩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

禮記射義。卿大夫以采蘋爲節。采蘋者。樂循法也。昏義。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春秋左氏襄二十八年傳。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甘棠、美召伯也。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士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昭二年傳。宴於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註。甘棠。詩召南。召伯息於甘棠之下。詩人思之而愛其樹。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鹽鐵論授時。古者春省耕以補不足。秋省斂以助不給。民勤於財。則貢賦省。民勤於力。則功業牢。爲民愛力。不奪須臾。故召伯聽斷於甘棠之下。爲妨農業之務也。

史記燕召公世家。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漢書王吉傳。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乎不忠。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韓詩外傳卷一。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於阡陌隴畝之間而聽斷焉。召伯暴處遠野。廬於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其後在位者驕奢。不恤元元。稅賦繁數。百姓困乏。耕桑失時。於是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美而歌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謂也。

說苑貴德。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歌詠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聖之道幾哉。

白虎通封公侯。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曰二伯。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巡狩又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

漢紀卷二十九。或說天子五廟。而無其文。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賢貴功之道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

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春秋左氏僖二十年傳。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襄七年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列女召南申女傳。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列女召南申女傳。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

孔叢子記義。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橫而委蛇必折

摽有梅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

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韓詩外傳卷一故君子矯褐趨時當務爲急傳云不逢時而仕任事而敦其慮爲之使而不入其謀貧焉故也詩曰夙夜在公實命不同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註野有死麕詩召南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脫脫安徐帨佩巾義取君子徐以禮來無使我失節而使狗驚吠喻趙孟以義撫諸侯無以非禮相加陵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周禮大司樂及射令奏騶虞

儀禮鄉射禮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閒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退反位乃奏騶虞以射

禮記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

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新書禮。禮者。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十乘。以明貴也。貳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待壹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愼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以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故其嘆之也長。曰吁嗟乎。雖古之善爲人臣者。亦若此而已。

邶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邶、鄘、衞。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衞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衞風乎。

漢書地理志。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衞、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衞、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在浚之郊。邶又曰。亦流于淇。淇河水洋洋。庸曰。送我淇上。在彼中河。衞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

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韓詩外傳卷一。故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已之曫曫。容人之混汚然。詩曰。我心匪鑑。不可以茹。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韓詩外傳卷一。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爲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謂也。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憲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之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務多務審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膚性命之不可易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卷九。乳母應之曰。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新序節士。蘇武留十餘歲。竟不降下。可謂守節臣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蘇武之謂也。

列女衞宣夫人傳。弟立。請曰。衞、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衞君使人愬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衞宗二順傳。

傳妾退而謂其子曰。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

威儀逮逮。不可選也。

禮記孔子閒居。孔子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

春秋左氏襄三十一年傳。衞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

新書容經。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逮逮、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列女衞宣夫人傳。詩曰。威儀逮逮。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孟子盡心下。孟子曰。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

荀子宥坐篇。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國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爭。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門者雖衆。不能

行一於此。吾故弗式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何足禮哉。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譖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春秋左氏成九年傳。穆姜出於房。再拜曰。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以入。註。詩邶風也。取其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國語魯語下。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嬰其宗老。而爲賦綠衣之三章。註。綠衣。詩邶風也。其三章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以言古之賢人。正其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列女衛姑定姜傳。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野。恩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爲之厚。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禮記坊記。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註。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

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胡能有定。

韓詩外傳卷九。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苟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韓詩外傳卷一。公甫文伯之母對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魯。送之不出魯郊。贈之不與家珍。病不見士之視者。死不見士之流涙者。死之日。宮女練絰而從者十人。此不足於士而有餘於婦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詩曰。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列女衞宣公姜傳。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无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甯。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諼浪笑敖。

爾雅釋詁。諼浪笑敖、戲謔也。

凱風、美孝子也。

孟子告子下。公孫丑問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今送光烈皇后假紈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母氏聖善。

列女孫叔敖母傳。君子謂叔敖之母。知道德之次。詩云。母氏聖善。此之謂也。

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詩云。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子之辭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荀子宥坐篇。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

韓詩外傳卷一。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論語子罕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韓詩外傳卷一。夫利爲害本。而福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傳曰。安命養性者。不待積委而富。名號傳乎世者。不待勢位而顯。德義暢乎中。而無外求也。信哉。賢者之不以天下爲名利者也。詩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論語憲問。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註。詩邶風也。義取於深則厲。淺則揭。言己志在於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苦人先濟。

國語魯語下。晉叔嚮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註。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它也。叔嚮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

爾雅釋水。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潛行爲泳。

韓詩外傳卷一。仕之善者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白虎通嫁娶。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禮記坊記。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春秋左氏傳三十三年傳曰季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

春秋繁露竹林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九曰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列女傳趙衰妻傳姬曰詩不云乎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　息君夫人傳夫義動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爲利動矣詩云德音莫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楚昭越姬傳越姬曰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白虎通嫁娶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於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

燕爾新昏不我屑以

列女傳趙衰妻傳又曰讌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

白虎通嫁娶。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禮記表記。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列女王陵母傳。陵母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爲老母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君子謂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中論法象。昔者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結纓而後死。白刃之難。夫以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游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

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禮記檀弓。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孔子閒居。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韓詩外傳卷一。宣子曰。晉爲盟主而不救。天罰懼及矣。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況國君乎。於是靈公乃興師而從之。宋人聞之。儼然感說。而晉國日昌。何則。以其誅逆存順。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趙宣子之謂也。

說苑至公申包胥辭曰救亡非爲名也成功受賜是賣勇也辭不受遂退隱終身不見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漢書元帝紀詔曰迺者關東連遭災害飢寒疾疫天不終命詩不云乎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谷永傳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不墍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捄之

式微、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

列女黎莊夫人傳其傅母閔夫人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之道壹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壹不違婦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式微式微胡不歸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註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公歸也

爾雅釋訓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呂氏春秋重言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

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

韓詩外傳卷一。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則獨居而樂。德充而形。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卷九。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尙尊。稱爲君子矣。詩曰。何其處也。必有與也。

有力如虎。

春秋左氏襄十年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列女魯之母師傳。君子謂母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爲天。既嫁。則以夫爲天。其喪父母。則降服一等。无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

白虎通三綱六紀。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疎。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

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韓詩外傳卷一。傳曰。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仁礉則其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齊、卞隨、介子推、原憲、鮑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適至是而亡。弗能改也。雖枯槁弗捨也。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申徒狄曰。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歟。則吾未之見也。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鮑焦曰。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其節度淺深。適至於是矣。詩云。亦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其虛其邪。

爾雅釋訓。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

列女楚處莊姪傳。姪曰。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詩云。北風其喈。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此之謂也。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韓詩外傳卷一。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貽我彤管。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

柏舟、共姜自誓也。

孔叢子記義。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髡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它。

列女漢孝平王后傳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爲存亡改意。可謂節行不虧汚者矣。詩曰。髡彼兩髦。實惟我儀。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副笄六珈。

後漢書輿服志。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罷、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

委委佗佗。

爾雅釋訓。委委佗佗、美也。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列女齊桓衞姬傳。乃立衞姬爲夫人。號管仲爲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

交。君子謂衞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鶉之奔奔、刺衞宣姜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伯有賦鶉之奔奔。註。鶉之奔奔。詩鄘風。衞人刺其君淫亂。鶉鵲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兄。我以爲君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韓詩外傳卷九。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

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禮記表記。子曰。惟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註。姜姜賁賁。爭鬬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於上。小鳥賁賁於下。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國語周語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註。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列女陳寡孝婦傳。孝婦曰。夫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无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韓詩外傳卷一。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年壽亟夭。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闔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

列女陳女夏姬傳。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娉汝。及恭王卽位。巫臣娉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相鼠、刺無禮也。

漢書王尊傳。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註。相鼠。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慶封不知此詩爲己。言其闇甚。

韓詩外傳卷一。孔子曰。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共殺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

者。刑共殺之。少以敵衆。弱以侮強。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傳曰。不仁之至。忽其親。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聖王之所殺而不赦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卷五。分未定也。則有昭穆。雖公卿大夫之子孫也。行絕禮義。則歸之庶人。遂傾覆之。民牧而試之。雖庶民之子孫也。積學文正身行。能禮儀。則歸之士大夫。傾而待之。安則畜。不安則棄。反側之民。上放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無遺材。行反時者。死之無救。謂之天誅。是王者之政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卷六。子夏曰。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

列女衞二亂女傳。蒯聵遂立。是爲莊公。殺夫人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此之謂也。

漢書五行志。定公十五年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劉向以爲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辜惡如彼。親用孔子。爲夾谷之會。齊人俠歸鄆、讙、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爲。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

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列女趙悼倡后傳。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詩云。人而無禮。不死胡俟。此之謂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記禮運。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春秋左氏昭三年傳。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定十年傳。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晏子春秋諫上。晏子蹴然改容曰。凡人之所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　外篇。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

韓詩外傳卷一。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而亡。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國政無禮則不行。王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甯。王無禮則死亡無日矣。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卷三。昔者先王使民以禮。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猶無轡銜而鞭策以御也。欲馬之進。則策其後。欲馬之退。則策其前。御者以勞。而馬亦多傷矣。

今猶此也。王憂勞而民多罹刑。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爲上無禮。則不免乎患。爲下無禮。則不免乎刑。上下無禮。胡不遄死。　卷九。晏子曰。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白虎通諫諍。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史記商君列傳。趙良曰。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列女鄒孟軻母傳。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

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春秋左氏定九年傳。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韓詩外傳卷二。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

列女鄒孟軻母傳。孟子懼。旦習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

中論虛道。故君子常虛其心志。恭其容貌。不以逸羣之才。加乎衆人之上。視彼猶賢。自視猶不足也。故人願告之而不倦。詩曰。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春秋左氏閔二年傳。許穆夫人賦載馳。註。詩衞風也。許穆夫人痛衞之亡。思歸唁之。不可。故作詩以言志。

列女許穆夫人傳。其後翟人攻衞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衞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衞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衞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衞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韓詩外傳卷二。嬰曰。昔有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踐吾園。而食吾園之葵。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越王句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及也。今衞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

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韓詩外傳卷二。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衞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衞女之志則可。無衞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衞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註。載馳。詩鄘風。四章以下。義取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救助。

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韓詩外傳卷二。姬曰。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謂也。

列女陶答子妻傳。婦曰。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詩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魯公乘姒傳。姒曰。夫臨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人事也。子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

謂也。

淇奧、美武公之德也。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自齊聘于衞。衞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奧。註。淇澳。詩衞風。美武公也。言宣子有武公之德。

孔叢子記義。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

中論虛道。衞人誦其德。爲賦淇澳。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諠兮。

論語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禮記大學。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荀子大略篇。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鄉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

韓詩外傳卷二。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

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旃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曰。天地之災。隱而廢也。萬物之怪。書不說也。無用之變。不急之災。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男女之別。切磋而不舍。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卷九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說苑建本。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列女班女婕妤傳。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輦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譖。定姜之知也。求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考槃、使賢者退而窮處。

孔叢子記義。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

碩人、閔莊姜也。

春秋左氏隱三年傳。衞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衞人所爲賦碩人也。

列女齊女傳母傳。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惰。有冶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

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與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頎。衣錦絅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

衣錦褧衣。

禮記中庸。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

譚公維私。

白虎通號。何以諸侯稱公。詩。覃公維私。覃、子也。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列女楚莊樊姬傳。王嘗聽朝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飢倦乎。王曰。與賢者語。不知飢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子也。姬掩口而笑曰。虞丘子賢則賢矣。未忠也。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註。爾。女也。履。禮也。言女卿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己。彼過淺。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惡勞教之以恭好辯論而畏懼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聲教之以義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危薰心詩曰吁嗟女兮無與士耽皆防邪禁佚調和心志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列女魯宣繆姜傳姜曰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无咎乎必死於此不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春秋左氏成八年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私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列女魯季敬姜傳康子嘗至敬姜閾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讌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飲則不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禮記表記。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甯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

說苑修文。故君子衣服中而容貌得。接其服而象其德。故望玉貌而行能有所定矣。詩曰。芄蘭之枝。童子佩觿。說行能者也。

河廣。

鹽鐵論執務。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韓詩外傳卷三。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木瓜、衞人思之。欲厚報之。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宣子賦木瓜。註。木瓜亦衞風。義取於欲厚報以爲好。

孔叢子記義。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新書禮。故禮者。所以恤下也。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以爲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

詩書古訓卷一下

王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韓詩外傳卷八。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

新序節士。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其詩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列女魯漆室女傳。漆室女曰。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不愼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曰。內疏而外親。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遠乎。患至而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啜其泣矣。何嗟

及矣。

列女魯莊哀姜傳。齊桓公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酖而殺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後漢書張奐傳論。而張奐見欺。豎子揚戈。呂斷忠烈。雖恨毒在心。辭爵謝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葛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春秋左氏文七年傳。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註。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晏子春秋諫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淩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施於死者無禮。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

白虎通崩薨。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漢書哀帝紀。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外戚傳。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附葬之禮。自周興焉。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列女息君夫人傳。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梁寡高行傳。高行曰。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之節。念忘死而趍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棄義而從利。无以爲人。乃援鏡持刃。以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君子謂高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鄭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

漢書地理志。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雒左洛。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鄭詩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又曰。溱與洧。方灌灌兮。士與女。方秉蕑兮。恂盱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此其風也。

緇衣、國人宜之。

孔叢子記義。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註。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

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爲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詞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註。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不敢違遠於晉。

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子展賦將仲子兮。註。將仲子。詩鄭風。義取衆言可畏。

國語晉語第十。姜曰。鄭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

執轡如組。兩驂如舞。

呂氏春秋先己。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

孔叢子刑論。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

韓詩外傳卷二。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爲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貴能御也。　故御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

得則民安而集。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顏淵曰。獸窮則齧。鳥窮則喙。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善御之謂也。

中論賞罰。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愼乎。可不愼乎。故詩云。執轡如組。兩驂如舞。言善御之可以爲國也。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產賦鄭之羔裘。註。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

晏子春秋雜上。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已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列女楚成鄭瞀傳。子瞀退而與其保言曰。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君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誠。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梁節姑姊傳。婦人曰。彼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爲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汚。詩曰。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君子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

韓詩外傳卷二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鈇鑕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爲父隱父爲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卷九晏子曰鄧聚爲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絕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爲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歿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

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韓詩外傳卷二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卷九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也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彥兮

洵美且都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旗賦有女同車註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列女楚白貞姬傳。楚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張湯母傳。君子謂張湯母能克己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白虎通衣裳。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中論審大臣。以斯論之。則時俗之所不譽者。未必爲非也。其所譽者。未必爲是也。故詩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言所謂好者非好。醜者非醜。亦由亂之所致也。治世則不然矣。

倡予和女。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柳賦籜兮。註。籜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己將和從之。

列女魯公乘姒傳。姒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詩云。籜兮籜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太叔賦褰裳。註。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

白虎通衣裳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下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

呂氏春秋求人篇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

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子游賦風雨註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註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昭十六年傳子羽賦野有蔓草註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說苑尊賢孔子之郯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之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齊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漢書地理志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公詩風齊國是也

臨菑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

雞鳴、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

孔叢子記義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

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荀子大略篇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顚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顚之倒之自公召之

說苑奉使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勑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顚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勑子以雞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孟子萬章上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孔叢子論書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己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白虎通嫁娶。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禮記坊記。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蓋靡廉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

說苑復恩。舟之僑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鹽鐵論地廣。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爾雅釋訓。猗嗟名兮。目上爲名。

中論務本。魯桓公容貌美麗。且多技藝。然而無君才大智。不能以禮防正其母。使與齊侯淫亂不絕。驅馳道路。故詩刺之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白虎通鄉射。射正何爲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強。和調陰陽。戒不虞也。何以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魏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漢書地理志。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

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列女魯秋潔婦傳。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粮。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佚。是汚行也。汚行不義。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春秋左氏宣二年傳。及成公卽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皆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尊得乎哉詩曰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易和而難狎也易懼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義死好利而不爲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亂溫溫乎其義不可少也嘿乎其廉不可劇也溫乎其仁厚之寬大也超乎其有以殊於世也詩曰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

列女魯寡陶嬰傳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己之不更二也君子謂陶嬰貞壹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韓詩外傳卷九昔者范蠡行遊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列女魯臧孫母傳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威魯國不容子

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君子謂臧孫母識微見遠詩云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河水清且漣猗

爾雅釋水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

伐檀刺貪也

孔叢子記義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漢書王吉傳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爲作也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孟子盡心上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春秋繁露仁義法又曰坎坎伐輻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先其事後其食謂治身也

韓詩外傳卷二商容辭曰吾常馮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三公遂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謂也　李離對曰夫無能以事君闇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謂也

潛夫論三式。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子孫雖有食舊德之義。然封疆立國。不爲諸侯。張官置吏。不爲大夫。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陟。九錫三削之義。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由此觀之。未有得以無功而祿者也。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說苑修文。故古者兒生三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必有意其所有事。然後敢食穀。故曰不素飧兮。此之謂也。

列女齊田穉母傳。其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情貌相副。君子謂穉母廉而有化。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飧兮。无功而食祿。不爲也。況於受金乎。

碩鼠、刺重斂也。

鹽鐵論取下。及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也。

說苑善說。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轄而歌碩鼠。光琦謹據。後漢書馬融傳註引本。與呂氏春秋舉難。擊牛角疾歌。高註歌碩鼠也。相合。今本說苑作擊車轄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顧見即碩鼠字之譌耳。

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韓詩外傳卷二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是遺義也不如去之論語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接輿之妻是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伊尹知大命之將至舉觴造桀曰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於是伊尹接履而趨遂適於湯湯以爲相可謂適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

白虎通諫諍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分士無分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逝將去汝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韓詩外傳卷二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爲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新序節士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避寢三月號呼期年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也

唐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漢書地理志。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蟀、儉不中禮。

孔叢子記義。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

鹽鐵論力耕。昔季文子相魯。妻不衣帛。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儉極下。此蟋蟀所爲作也。

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春秋左氏襄二十七年傳。印段賦蟋蟀。註。蟋蟀。詩唐風。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列女密康公母傳。其母曰。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小醜乎。君子爲密母爲能識微。詩云。无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列女楚子發母傳。使人數之曰。今子爲將。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韓詩外傳卷二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我聞有命

春秋左氏定十年傳駟赤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註揚水詩唐風卒章四言曰我聞有命彼其之子碩大且篤

韓詩外傳卷二子路曰夫士欲立身行道無顧難易然後能行之欲行義徇名無顧利害而後能行之詩曰彼已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與之哉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韓詩外傳卷二子路曰由也心慚故先負薪歸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願者

鹽鐵論執務若今則繇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父母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悲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秦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漢書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四載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列女齊孤逐女傳王曰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列女漢馮昭儀傳建昭中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欄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云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禮記聘義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碔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碔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碔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

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韓詩外傳卷二孔子曰士有五有勢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勢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禮義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鬬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涖民而反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列女楚於陵妻傳妻曰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韓詩外傳卷二上之人所遇色爲先聲音次之事行爲後故望而宜爲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發而中者言也文而可觀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儀象而望之不暇言而知宜爲人君者詩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中論爵祿。詩云。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鏘鏘。壽考不忘。黻衣繡裳。君子之所服也。愛其德。故美其服也。暴亂之君子。非無此服也。而民弗美也。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

春秋左氏文六年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史記秦本紀。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爲作歌黃鳥之詩。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孔叢子記義。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由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衞。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

歗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韓詩外傳卷八。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歗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訢。召

中山君以爲嗣。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春秋左氏定四年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註。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同行。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列女秦穆公姬傳。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爲晉文公。太子罃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陳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

漢書地理志。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陳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亡冬亡夏。値其鷺羽。又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此其風也。

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後漢書王符傳。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韓詩外傳卷二．子夏對曰．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

列女楚老萊妻傳．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續而衣之．據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飢．此之謂也．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韓詩外傳卷九．北郭先生卽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婦人曰．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列女曾文齊姜傳．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云．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魯黔婁妻傳．君子謂黔婁妻爲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列女陳辯女傳．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顚倒思予．

列女陳辯女傳。大夫又曰。爲我歌其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予不顧。顚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鴞安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餓。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鴞乎。大夫乃服而釋之。

檜風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自檜以下無譏焉。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列女齊杞梁妻傳。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心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无父。中則无夫。下則无子。內无所依。以見吾誠。外无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韓詩外傳卷二。傳曰。國無道。則飄風厲疾。暴雨折木。陰陽錯氛。夏寒冬溫。春熱秋榮。日月無光。星辰錯行。民多疾病。國多不祥。羣生不壽。而五穀不登。當成周之時。陰陽調。寒暑平。羣生遂。萬物甯。故曰。其風治。其樂連。其驅馬舒。其民依依。其行遲遲。其意好好。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漢書王吉傳。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

道中心憯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說苑善說。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遽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聞人之寒則衣之。聞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註。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

三百赤芾。

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宜當暴骸膏野。爲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汚輔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禮記表記。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胄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註。鵜鵜。胡汚澤也。汚澤善居泥水之中。在魚梁以不濡汚其翼爲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爲有德。

春秋左氏傳二十四年傳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國語晉語第十子玉曰則請止狐偃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

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荀子勸學篇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枝而窮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

淮南子詮言訓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身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

韓詩外傳卷二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優得師莫愼一好好一則博博則精精則神神則化

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說苑反質。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傳曰。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以一儀理物。天心也。五者不離。合而爲一。謂之天心。在我能因自深結其意於一。故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是故誠不遠也。夫誠者、一也。一者、質也。君子雖有外文。必不離內質矣。

列女魏芒慈母傳。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母憂戚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罪。君子謂慈母一心。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此之謂也。

潛夫論交際。唯有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爲不然爾。恩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孝經聖治章。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禮記經解。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珮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

謂也。緇衣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大學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荀子君子篇。故尙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尙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惇愼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富國篇。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議兵篇。是以堯伐驩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此四帝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先己。昔者先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譽者不於譽。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

列女衞姑定姜傳。定姜曰。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欲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此之謂也。楚昭貞姜傳。夫人曰。妾聞之。貞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韓詩外傳卷二。君子學之則爲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卷九。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卽以爲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下泉。思治也。

孔叢子記義。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

豳風

周禮籥章。仲春。晝歙豳詩以逆暑。仲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歙豳雅。國祭蜡。則歙豳頌。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

漢書地理志。昔后稷封邰。公劉處豳。大王徙郊。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

七月。陳王業也。

孔叢子記義。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

後漢書王符傳。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愼微防萌。呂斷其邪。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

七月流火。

漢書律厤志。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流火。建戌之月也。是月也。蟲。故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厤過也。詩曰七月流火。

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漢書食貨志。春令民畢出在壄。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寒賊。習禮文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荀子大略篇。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

鹽鐵論散不足。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春秋左氏昭四年傳。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註。七月。詩豳風。卒章曰。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凌陰。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室。以薦宗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孟子公孫丑上。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東山、周公東征也。

孔叢子記義。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

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韓詩外傳卷二。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是故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厥明見舅姑。舅姑降於西階。婦升自阼階。授之室也。憂思三日三月不殺。孝子之情也。故禮者因人情爲文。詩曰。親結其縭。九十其儀。言多儀也。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春秋公羊僖四年傳。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註。此道黜陟之時也。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白虎通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禮記中庸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

國語越語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

韓詩外傳卷二夫人者說人者也形而爲仁義動而爲法則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潛夫論明忠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

狼跋、美周公也

孔叢子記義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

德音不瑕

春秋左氏昭二十年傳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

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孔叢子廣訓。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

詩書古訓卷二上

小雅

論語子罕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禮記樂記師乙曰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荀子大略篇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

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對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國語魯語下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今伶簫咏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

孔叢子記義。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

淮南子泰族訓。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孔子世家。鹿鳴爲小雅始。

後漢書鍾離意傳。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禮記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註。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

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十年傳。臧武仲曰。周公其不享魯祭乎。周公享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中論藝紀。禮樂之本也者。其德音乎。詩云。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此禮樂之所貴也。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國語魯語下。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

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春秋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子展曰。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東西南北。誰敢甯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

韓詩外傳卷八。李克曰。臣聞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而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

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韓詩外傳卷七。田過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爲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潛夫論愛日。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言在古間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春秋左氏襄四年傳。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國語魯語下。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輒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

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國語晉語第十。姜曰。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

韓詩外傳卷七。傳者曰。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愼其所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我馬維駱。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墨子尚同中。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又曰。我馬維駱。六轡若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卽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

淮南子修務訓。蓋聞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駱。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人之有所務也。

常棣、燕兄弟也。

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諫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

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鄂不韡韡。

孔叢子廣訓。鄂不韡韡。言韡韡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賦常棣。註。常棣。詩小雅。取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言欲親兄弟之國。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

列女聶政姊傳。君子謂聶政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衞事晉爲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

國語周語中。富辰諫曰。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禮記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春秋左氏襄二十年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註。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言二國好合。宜其室家。相親如兄弟。

韓詩外傳卷八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列女齊傷槐女傳。景公卽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中論貴驗。至言也。非賢友則無取之。故君子必求賢友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言朋友之義。務在切直。以升於善道者也。

神之聽之。中和且平。

韓詩外傳卷九。子夏曰。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相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於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漢書宣帝紀詔曰。夫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爲苛政。

無酒酤我。

漢書食貨志。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唯酒酤獨未斡。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韓詩外傳卷六。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漢書匈奴傳。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豈不日戒。玁狁孔棘。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文子賦采薇之四章。註。采薇。詩小雅。取其豈敢定居。一月三捷。許爲鄭還。不敢安居。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鹽鐵論備胡。今山東之戍馬甲士。戍邊郡者。絕殊遼遠。身在胡、越。心懷老母。老母垂泣。室婦悲恨。推其饑渴。念其寒苦。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之我哀。

白虎通三軍。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荀子大略篇。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輿。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春秋左氏閔元年傳。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

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韓詩外傳卷七。賈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

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置生。東帛安車。迎東郭先生。

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列女齊威虞姬傳。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此之謂也。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

儀禮鄉飲酒禮。乃間歌魚麗。笙由庚。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荀子大略篇。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春秋左氏襄二十年傳。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註。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惟其時矣。喻聘宋得其時。

荀子不苟篇。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

說苑辨物。詩曰。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物之所以有而不絕者。以其動之時也。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儀禮鄉飲酒禮。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

列女魯季敬姜傳。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焉。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爲愼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尊賓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

儀禮鄉飲酒禮。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春秋左氏襄二十年傳。公賦南山有臺。註。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輝。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二十四年傳。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昭十三年傳。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禮記大學。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遐不黃耇。

孔叢子廣訓。遐不黃耇。言壽考也。

蓼蕭、澤及四海也。

春秋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註。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恩澤及諸侯。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

列女趙佛肹母傳。君子曰。佛肹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春秋左氏昭十二年傳。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註。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中論天壽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聲聞之壽也。

宜兄宜弟。

禮記大學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新書容經。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噦噦。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春秋左氏文四年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

襄八年傳。賓將出。武子賦彤弓。註。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使晉君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

君子以爲知禮。

孔叢子記義。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春秋左氏文三年傳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註菁菁者莪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昭十七年傳穆公賦菁菁者莪註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菽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列女齊宿瘤女傳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陳辯女傳君子謂辯女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中論藝紀先王之欲人之爲君子也故立保氏掌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入學舍采合萬舞秋班學合聲諷誦講習不解於時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美育□材其猶人之於藝乎既修其質且加其文文質著然後體全體全然後可登乎清廟而可羞乎王公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列女齊鍾離春傳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今乃一聞於是坼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

鹽鐵論繇役大夫曰詩云玁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春秋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公賦六月註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註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六月註六月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復文武之業其詩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其二章曰以佐天子其三章曰共武之服以定王國此言重耳爲君必霸諸侯以匡佐天子子餘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辭子餘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敢不從德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春秋左氏襄十九年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賦六月註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以晉侯比吉甫出征以匡王國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傳孫叔曰進之甯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　昭十三年傳劉獻公對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

鹽鐵論繇役。及後戎狄猾夏。中國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能無城壘而禦強暴也。

漢書衞青傳。使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吕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吕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韋元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玁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匈奴傳。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吕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稱爲中興。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漢書陳湯傳。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曰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

張仲孝友。

爾雅釋訓。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潛夫論志氏姓。詩頌宣王。始有張仲孝友。

振旅闐闐。

爾雅釋天。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

蠢爾蠻荆。大邦爲讐。

後漢書南蠻傳。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逮于周世。黨衆彌盛。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又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讐。明其黨衆繁多。是以抗敵諸夏也。

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漢書陳湯傳。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

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孟子滕文公下。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失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禮記緇衣。政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

吉日、美宣王田也。

春秋左氏昭三年傳。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註。吉日。詩小雅。宣王田獵之詩。楚王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吉日庚午。

漢書翼奉傳。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吕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後漢書劉陶傳。臣嘗誦詩。至於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春秋左氏文十三年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雁。註。鴻雁。詩小雅。義取侯伯哀恤鰥寡。有征行之勞。言鄭國寡弱。欲使魯侯還晉恤之。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

漢書蕭望之傳。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

鴻雁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春秋左氏襄十六年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范宣子。賦鴻雁之卒章。註。鴻雁。詩小雅。卒章曰。鴻雁

于飛。哀鳴嗸嗸。唯此哲人。謂我劬勞。言魯憂困。嗸嗸然若鴻雁之失所。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鴈乎。

泲彼流水。朝宗于海。

春秋左氏僖二十三年傳。公子賦河水。註。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海喻秦。

國語晉語第十。公子賦河水。註。河當作泲。字相似誤也。其詩曰。泲彼流水。朝宗于海。言己反國。當朝事秦。

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潛夫論愛日。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聰明智慮。未必闇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公義爾。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後漢書王符傳。吕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韓詩外傳卷七。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荀子儒效篇。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

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卷七。孔子曰。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爲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

圻父予王之爪牙。

春秋左氏襄十六年傳。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註。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詩人責圻父爲王爪牙。不修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無所止居。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有母之尸饔。

韓詩外傳卷七。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

也詩曰有母之尸雍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後漢書徐穉傳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曰堪之
不思舊姻
白虎通嫁娶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論語顏淵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斯干、宣王考室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疏諫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翬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潛夫論夢列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溱溱此謂象之夢也

漢書藝文志衆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魚旐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

後漢書楊賜傳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白虎通紱冕紱者何謂也紱者蔽也行以蔽前紱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紱諸侯赤紱詩云朱紱斯皇室家君王又赤紱金鳥會同有繹又云赤紱在股皆謂諸侯也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

列女鄒孟軻母傳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詩曰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无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孔叢子記義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孝經三才章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禮記緇衣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

愼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大學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則爲天下僇矣。

春秋繁露山川頌。且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功。無害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此之謂也。

漢書成帝紀詔曰。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舍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穀。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節儉。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勑有司。以漸禁之。

董仲舒傳。仲舒復對曰。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

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鹽鐵論散不足。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爲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惔。不敢戲談。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潛夫論賢難。夫衆小朋黨。而固位讒妬。羣吠嗜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愛日上明聖主。爲民愛日如此。而有司輕奪民時如彼。蓋所謂有君無臣。有主無佐。元首聰明。股肱惰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

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荀子富國篇。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荀子宥坐篇。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埤。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

漢書律厤志。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輔弼執玉。以翼天子。詩云。尹氏太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咸有五象。其義一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春秋左氏襄七年傳。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

國語楚語上白公對曰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

淮南子繆稱訓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說苑反質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君之食也必柱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羣臣之所奢大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乎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其可謂不險也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春秋左氏成七年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　襄十三年傳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新序雜事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

潛夫論三式且人情莫不以己爲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

牡項領。

中論爵祿。故良農不患疆場之不修。而患風雨之不節。君子不患道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豈一世哉。豈一世哉。

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春秋左氏昭二年傳。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武子賦節之卒章。註。節。詩小雅。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

新語術事。夫進取者不可不圖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佞用則忠亡。詩云。式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國治。此之謂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春秋左氏昭十年傳。昭子語諸大夫曰。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韓詩外傳卷六。孟子曰。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執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韓詩外傳卷七左右者爲社鼠用事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漢書藝文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訞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孔叢子抗志子思謂衞君曰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衞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

鹽鐵論周秦文學曰紂爲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趙高以峻文決罪於內百官以峭法斷割於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側目重足不寒而慄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蜥方此之時豈特冒火蹈刃哉

說苑敬愼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

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之謂也。

漢紀卷二十五。夫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維號斯言。有倫有脊。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是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

列女楚野辯女傳。婦人曰。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之喪善也。大夫慙而无以應。遂釋之。君子曰。辯女能以辭免。詩云。惟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後漢書左雄傳。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禮記緇衣。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註。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

也。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叔向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

列女周幽褒姒傳。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漢書谷永傳。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

中論貴驗。故求益者之居遊也。必近所畏而遠所易。詩云。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親賢求助之謂也。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禮記中庸。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鹽鐵論誅秦。今匈奴蠶食內侵。遠者不離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

漢書武帝紀詔曰蓋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體傷則心憯怛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流貨賂兩國接壤憧於邪說而造纂弒此朕之不德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已赦天下滌除與之更始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

春秋左氏僖二十二年傳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　襄二十九年傳吉也聞之棄同卽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孟子梁惠王下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朕新離供養愆咎衆著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　丁鴻傳鴻因日食上封事曰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于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云十

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漢書元帝紀詔曰今朕晻于王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說姦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迺六月晦日有蝕之詩不云虖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韓詩外傳卷五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而亡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後漢書光武帝紀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爲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　左雄傳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漢紀卷六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營室九度爲宮室之中高后惡之曰此爲我也星傳曰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則災異消矣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曷用其良言人君失政則日月失行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春秋左氏昭七年傳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愼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漢書天文志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詩傳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謂之小變可也謂之正行非也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春秋左氏昭三十二年傳史墨對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

荀子君子篇亂世則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李尋傳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

胡爲我作不即我謀

韓詩外傳卷七。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詩曰。胡爲我作。不即我謀。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潛夫論賢難。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賢聖之居世也。亦誠危矣。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橈衆枉。勉彊呂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春秋左氏僖十五年傳。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荀子正論篇。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嚚瑣化。何世而無嚚。何時而無瑣。自大皡、燧人、莫不有也。故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

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韓詩外傳卷七。桓公聞之曰。衞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衞於楚丘。如宏

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衞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鹽鐵論申韓今之所謂良吏者文察則以禍其民強力則以厲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專己之殘心文誅假法以陷不辜累無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驚駭十家奔亡若癰疽之相潰色淫之相連一節動而百枝搖詩云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春秋左氏昭十六年傳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

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行太尉事節鄉侯憙三世在位爲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憙爲太傅融爲太尉竝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勑四方稱朕意焉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春秋左氏文十五年傳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以順天

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新序雜事。夫雞豚讙嗷。卽奪鐘鼓之音。雲霞充咽。則奪日月之明。讒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譖言則退。庸得進乎。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春秋左氏昭八年傳。師曠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列女雋不疑母傳。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於下土也。

淲淲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荀子修身篇。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喻喻呰呰。亦孔

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

漢書劉向傳乃上封事諫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

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註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也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春秋左氏襄八年傳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俘也受其咎

韓詩外傳卷六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

鹽鐵論復古文學曰扇水都尉所言當時之利權一切之術也不可以久行而傳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國子民之道也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

善爲權利者。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列女晉羊叔姬傳。伯碩生時。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无淪胥以敗。此之謂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晉樂王鮒曰。小明之卒章。善矣。吾從之。註。小明。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
荀子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呂氏春秋安死。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
淮南子本經訓。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說苑雜言。積功甚大。勢利甚高。賢人不用。讒人用事。自知不用。其仁不能去。制敵積功。不失秋毫。避

患去害。不見丘山。積其所欲。以至其所惡。豈不爲勢利惑哉。詩云。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

列女柳下惠妻傳。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論語泰伯。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孝經諸侯章。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春秋左氏傳二十二年傳。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宣十六年傳。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

淮南子道應訓。尹佚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

說苑敬愼。夫不誡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

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禮記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註。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

國語晉語第十。秦伯賦鳩飛。註。鳩飛。小雅小宛之首章也。詩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已念晉先君洎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臣也。

春秋繁露楚莊王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亡。而齊桓公之於彼無親。尚來憂我。如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昧。有懷二人。皆有此心也。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列女更始夫人傳。尚書奏事。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紀不攝。諸侯離叛。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春秋左氏昭元年傳。趙孟賦小宛之二章。註。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天命一去不可復還。以戒令尹。

新序雜事。孔子曰。夫損人而益己。身之不祥也。棄老取幼。家之不祥也。釋賢用不肖。國之不祥也。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也。聖人伏匿。天下之不祥也。故不祥有五。而東益不與焉。詩曰。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未聞東益之與爲命也。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列女楚子發母傳。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王孫氏母傳。王孫母謂賈曰。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孝經士章。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大戴禮記曾子立孝。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

韓詩外傳卷八。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愼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無寐。無忝爾所生。

中論貴驗。故君子服過也。非徒飾其辭而已。誠發乎中心。形乎容貌。其愛之也深。其更之也速。如追免惟恐不逮。故有進業。無退功。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懈之謂也。

潛夫論讚學詩云題彼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

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鹽鐵論刑德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韓詩外傳卷七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孔子曰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棄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者爲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新序雜事。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懍乎如以腐索御奔馬。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

漢書王莽傳。自公受策。以至于今。亹亹翼翼。日新其德。增修雅素。以命下國。俊儉隆約。以矯世俗。割財損家。以帥羣下。彌躬執平。以逮公卿。教子尊學。以隆國化。僮奴衣布。馬不秣穀。食飲之用。不過凡度。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公之謂矣。

小弁、刺幽王也。

孟子告子下。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夫、高叟之爲詩也。

漢書杜欽傳。夫少、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爲寒心。惟將軍常以爲憂。

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漢書中山靖王勝傳。勝對曰。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腑。位雖卑也。得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羣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怒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有濯者淵。萑葦淠淠。

韓詩外傳卷七。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抶冠纓而絕

之。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爲樂也。詩曰。有濯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說苑雜言。子貢曰。夫隱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詩云。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濯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

行有死人。尚或墐之。

大戴禮記曾子制言。天下無道。遁道而行。衡塗而債。手足不揜。四支不被。手足節。四支說者。由慇懃耳。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則此非士之罪也。有士者之羞也。

列女魏節乳母傳。母吁而言曰。且夫凡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詩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此之謂也。

君子無易由言。

韓詩外傳卷五。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春秋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衞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鳥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巧言、大夫傷於讒。

後漢書馬援傳。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愼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

昊天已威。予愼無罪。

列女王章妻女傳。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天子不忍退鳳。章由是爲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詩云。昊天已威。予愼无罪。言王爲威虐之政。則无罪而遭咎也。

昊天大憮。予愼無辜。

韓詩外傳卷四。紂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遂諫。三日不去朝。紂囚殺之。詩曰。昊天大憮。予愼無辜。

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立而不及朝。桀囚而殺之。君子聞之曰。天之命矣。詩曰。昊天大憮。予愼無辜。卷七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愼無辜。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冶。鄧元去陳以族。詩曰。昊天大憮。予愼無辜。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春秋左氏文二年傳。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宣十七年傳。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

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昭三年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潛夫論衰制。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正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

後漢書孝章帝紀。詔曰。予一人空虛多疚。纂承尊明。盥洗享薦。慙愧祇慄。詩不云乎。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厥數既從。靈燿著明。亦欲與士大夫同心自新。

孝順帝紀。詔曰。朕託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庶獄彌繁。憂悴永歎。疚如疢首。詩云。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三朝之會。朔旦立春。嘉與海內。洗心自新。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春秋左氏桓十二年傳。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襄二十九年傳。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

荀子大略篇。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

潛夫論交際。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

君子信盜。亂是用暴。

列女殷紂妲己傳。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爲妖言。詩云。君子信盜。

亂是用暴。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之謂也。

盜言孔甘。亂是用斆。

禮記表記。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斆。註。盜。賊也。孔。甚也。斆。進也。

列女楚考李后傳。園女弟承間謂春申君曰。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幸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

詩云。盜言孔甘。亂是用斆。此之謂也。

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禮記緇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註。邛。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

韓詩外傳卷四。若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皆人臣之所爲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孔子曰。故弓調然後求勁焉。馬服然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難以身近也。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詩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

說苑政理。孔子曰。哀公有臣三人。內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障距諸侯賓客。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詩不云乎。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孟子梁惠王上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史記春申君列傳。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

春秋繁露玉杯。夫名爲篡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

韓詩外傳卷四。東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之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於人也。未嘗求知而後能之也。觀容貌。察氣志。定取舍。而人情畢矣。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潛夫論交際。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詿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

春秋左氏襄十四年傳。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註。巧言。詩小雅。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戚。衞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爲亂。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公使歌之。遂誦之。

既微且尰。

爾雅釋訓。既微且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

我聞其聲。不見其身。

列女衞靈夫人傳。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君子謂衞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禮記表記。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荀子儒效篇。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而狂惑贛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

其辭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爲名也。詩曰。爲鬼爲域。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正名篇。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曰。爲鬼爲域。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巷伯、寺人傷於讒。

漢書司馬遷傳。贊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說苑立節。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

愼爾言也。謂爾不信。

韓詩外傳卷三。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儼然人望而信之。其次。聞其言而信之。其次。見其行而信之。既見其行。而衆皆不信。斯下矣。詩曰。愼爾言矣。謂爾不信。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禮記緇衣。惡惡如巷伯。註。巷伯六章。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

說苑建本如此人者骨肉不親也秀士不友也此三代之棄民也人君之所不赦也故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之謂也

漢書戾太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

後漢書馬援傳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

漢紀卷二十三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